春秋分記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書二十

禮樂書第三

晉　車服饗禮

晉文公圖伯定襄王于郟 僖二十五年 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文淵閣寶

文公不敢請受地而還後三年（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命為侯伯曰用平禮以平王時命文侯之禮也

平王享晉文侯以鄭武公為相今襄王享文公復用鄭伯為相舉祖宗舊禮故曰用平禮也大輅賜同姓（詳見上）戎輅專征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上鄭魯賜晉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賜出於魯禮又變也成二年至若析羽為旌乃王制而齊鄭有之戚之會假羽毛於齊襄十四年召陵之會假羽旄於鄭定四年齊鄭則僭矣晉為盟主又從假焉皆其大夫為之也傳曰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著非禮也

樂

武王克殷成王定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

姑洗鐘名定四年悼公享魯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自晉以肆夏享穆叔非禮也又可歌兩君相見之樂乎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文子自成十八年為卿於此時已備用肆夏故公以之享穆叔穆叔以為非

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擊

鍾而奏此三夏曲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臣聞之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

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凡軍大獻教

愷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蓋師出以律

則示其憂師還以愷則示其喜晉文敗楚於城濮振旅

愷入于晉尚此意歟

齊

管仲相桓公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顔咫尺敢不下拜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其視舅犯相晉文請隧召王蓋異矣然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三歸反坫具官君臣昧於正身以啓五公子之禍至靈公僭王者為旌之制而為毛又不可訓逮其季世公室寖衰陳氏益强景公憂焉嘗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公不能用而齊後卒為陳氏代之云

宋

宋殷後也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賔于王

家禮曰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其典制有自
矣
僖二十四年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
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襄九
年警火一段亦見宋制度皆是殷之舊惟用馬於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或殷祭未可知特遠而難考文獻
不足證殆此類歟十年宋公享晉悼公請以桑林荀罃

武王克殷成王定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綪茷旃旌(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宮)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以有明德故昭之以分物懿公之敗(閔二年)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以聽復國也

穆公賞新築人仲叔于奚以邑(成二年)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以條絲飾之木路以淺黑飾韋為般革鵲色飾韋為纓而以賜大夫非也

衛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

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
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吴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
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
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
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也二十八年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三十年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三十一年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

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

禮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所善吾則行之所惡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昭十三年盟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晉人許之凡子產為政其於用禮師本王室而行大叔繼之祖其遺智觀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昭二十五年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滛則昬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昬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此雖吉之言而曰聞諸

先大夫子產則子產信達乎禮矣至作丘賦鑄刑書盡壞先王法度與平日設施大異是猶溺春秋功利之習而不自知歟

鄭聲之邪

春秋惟鄭多以樂與人襄十一年蕭魚之會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人十六人十五年又以師茷師慧賂宋其鄭聲之謂乎蓋鄭衛為邪音由地近紂都染其餘習魏絳所

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胙子男之田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分器吳之先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僭號稱王故狄之靈王為申之會（昭四年）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椒舉侍後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夫差為黃池之會（哀十三年）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玄端）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以尊天王穀梁傳

春秋分記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書二十一

征伐書第一

古先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髙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

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故農夫受田而食其力諸侯有國以報其功天子有天下而享其德此天之分然聖人盡制而已矣蓋封建公天下之大端井牧均天下之大法二者並行不悖而後天下治是以等威之分立爭奪之患消禮義興行俗化醇厚刑可措而不用夫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寘之市朝兵蓋刑之大者刑猶

可措而況兵乎兵刑一道與寓兵於農之意同藏用不示習武不覿要使民閑於教而無鬬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皆不修官有事斯置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周衰入春秋小役大弱役彊邦國等衰城池大小之制寖以不明王畿不能備六師牙璋不能令邦國王人會伐惟

替又下而陪臣執國命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三桓之
子孫微矣若乃晉僭天子之制而作六軍齊更井田之
舊而作内政鄭尚徒兵作丘賦楚蔿偪廣賦車馬慢其
經界廢亂典常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民數不可
詳而車乘漸變古凡先王經世遺制日以廢壞異時宋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則曰凡諸侯小國晉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
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考觀春秋之變大抵相觀以兵恃以為國有不能一日去者末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尚武䖍貴權謀使斯民日尋干戈要利於上極而為戰國七雄之爭又為秦鞅阡陌之變所謂寢兵措刑寓兵於農之深意掃滅無遺誅始禍者責有在矣用首志春秋所書征伐世變之迹以為永鑒至於列國將卒車陳征戍守衛之詳則比次傳文詳而述之示不沒其實云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賈田遠郊百里官田賞田牛田牧田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徑路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周禮所謂甸即司馬法所謂成也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則成十為終即周禮二縣加之半終十為同即周禮四都凡六鄉十同葢四十都也特異名耳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遂遂如鄉之法鄭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遂之軍法如六鄉三百里曰野野為削削亦家稍加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亦曰邦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鄉采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為鄙所謂都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內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法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兵數也

凡民所與音預者軍旅田役而已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

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

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

之以歲也

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故也

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

以遂之大旗致之

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於六鄉遂人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無不率從也

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
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從家期不從政

役之義故民忘其勞舍之仁故民悅其德是以民
有餘力頌聲並作

隨處蒐狩自成什伍案禮惟為社事單出田里惟與追胥竭作此見蒐狩比屋作民大

司馬遞而征之（案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遞征）十年而役一遍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吏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遞征之法非偏摘也（鄭氏云九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佚遞焉）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皆全軍

吏役

在軍之士無非鄉族相望守助猶之田里

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

宿衛則聯其官

家有羨卒隸於師長閭里之故不失守備

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

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凡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

此異名也

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師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

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征伐當州之内即上二百一十國之州伯也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者也分天下而治謂之方即周召二伯分陝是已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皆得專征惟伯得專討

詩序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孔穎達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鈇鉞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公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諸侯皆共四方之事譏兵不輕出也

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大車漸漸之石爲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嘆更以周禮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爲司馬見史記則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

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知所在皆成六師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

凡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通用千乘七萬五千五百人寰内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之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人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以司馬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則四境所出也五百乘則三鄉所出也魯三郊三遂有六軍之數而止三軍亦通用也次國七十里

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二萬五千人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

九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

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天子作師公師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師之以奉天子方伯州牧卒正連帥謂之元侯天子之三公為方伯其餘牧正帥則諸侯有德者為

之諸侯率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師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同者寰內有遞征入衛之勞且各從其國制而寰外止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平王東遷西周之地盡入于秦東周之地亦復朘削王畿車乘卒伍不能充數又以王人戍申戍甫揚之水刺之畿兵自是輕出矣春秋初伐鄭之役雖有陳蔡衛人從王然合王室之衆僅有三軍則六師之衆不能備又非牙璋發軍之舊矣（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

威權不自王室而出於霸主又其甚出於大夫而王政不足以令矣（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洮則霸主專之昭二十三年晉大夫帥師圍郊三十二年晉合大夫城成周則大夫專之）王人會伐惟侯伯之命（春秋王臣與諸侯會侵伐四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夏會尹子單子伐鄭冬又會單子伐鄭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侵楚）子突救衛非有征之師（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王室之弱甚矣）又其甚而戎伐凡伯于楚丘（隱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年）而夷狄之患熾矣凡此始終成敗之故可考而知也

春秋侯國兵制見於經者内魯為詳外諸侯之見於傳者詳畧不齊然變更王制大畧可睹矣

內魯

軍制始末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奮泰初税畝什二而税既益

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葢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令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也穀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明年戰于鞍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累書帥師者

襄公十一年三桓攺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馬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魯西南境衛北隣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邾不再見蓋竭作也）

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

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掎
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
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
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
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
于比蒲年十一于昌間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十三年十四年獨

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丘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三代而上兵權散王有邑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

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居然若無迨及叔季諸侯更霸大夫藏甲春秋書三軍作舍大蒐師師皆譏專兵也

晉

軍制沿革

幽王遭犬戎之難王室東遷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錫之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專侯伯之事春秋曲沃武公并晉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

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至閔元年獻公之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

僖十五年惠公獲晉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

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按楚薳啓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

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考傳所書沿革得失之實著矣

軍政盛衰

文公圖霸其戰莫大於城濮按傳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彊楚霸諸侯其後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文十四年）蓋非止晉國之兵亦取之諸侯爾鞌之戰郤克再三請益兵遂以八百乘（成二年）傳稱麻隧之役（十三年）

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鄢陵之戰十六年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師有紀律悼公即位十八年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凢晉制每軍二百二十乗二正卿為之一大夫十師下有師旅平公即位襄十五年明年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自是政在大夫大原之役中行穆子去車為步卒以敗無終及羣狄乃毀車以為行五乗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而車戰寖廢矣

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杜云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又云車每困於阨道令去車故為必克詳其文意不然魏舒蓋謂每車乘者三人步者七十二人彼但以十人健卒當我

一車則必為所克矣若困我於阨又為所克故請毀之以為徒兵而使五乘之人合為三伍其車下之卒各為一陳五陳相離而虛其中孔穎達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

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

自是霸業既衰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昭二年）比其季也昭公即位（十年）諸侯皆有貳心晉既無策遂掃境内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四千乘（十三年）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耀兵矜衆雖以震動諸侯庶幾一時之彊然文悼之法亡六卿專晉之形成矣

晉以司馬司空為大夫軍行則置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軍行三軍將佐偕出則有御戎戎右杜預曰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校正掌訓諸御司士掌訓勇力之士軍尉候奄乗馬御皆悼公復霸初置成十八年成二年輿師主兵車軍行有此大夫從者亞旅則掌散兵軍事又有七輿大夫

襄二十五年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皆軍內之官

齊

作內政

齊自太公賜履為侯伯之國至桓公相管仲仲說以先王比綴以度（比其衆寡連其夫家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為民紀統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唯士工商農不在焉計四萬二千家）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

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師之公將其一軍而使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蓋如鄉

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内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師十卒為鄉鄉有鄉師三鄉為縣縣有縣師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縣師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師聽鄉鄉師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遁

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徑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訾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功者而讁之亦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

則彊然齊自是無太公之法矣雖以此霸亦以此失
閔二年公使公子無虧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其車甲之賦與常時異蓋出戍之兵隨事調役

古者一車甲士三人三百乘止用九百人齊法九
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以齊
法言之則三百乘當以甲士六千人今止以三千
人既違古制又非齊法杜注以為車甲之賦異於
常故傳別見之

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先驅謂前鋒軍也申驅次前軍也御戎為右則公御右也貳廣公副車也左翼曰啟右翼曰胠大殿後車駟乘則四人共乘殿車也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又明年而有崔杼之禍武不可覿兵不可黷有國家者所宜深戒也

銳師

成二年傳銳司徒杜預注主銳兵者定十三年傳齊師伐晉銳師伐河内銳師亦銳兵與銳司徒所掌同則齊軍制當別有此兵言其精銳以別之

春秋分記卷三十九